

“诗词点将录”辨体

□ 彭敏哲

摘要:“诗词点将录”这种批评形式直接借鉴《水浒传》排座次的方式,同时也以《古今人表》、“月旦评”、“元祐党人碑”、《诗品》、《唐诗人主客图》、《江西诗社宗派图》等为其文体渊源。按《水浒传》花名册“选诗人、排次序、定身份”是“诗词点将录”的基本体例,具体形式上则各有异同。“诗词点将录”集中了论赞、摘句、诗话、论诗诗、诗评、作者小传等传统批评形式,并体现出“推源溯流”的精神。它是一种对古代各种批评形式融合和创新的批评文体,具有一定的诗学价值、史学价值,但也有较大的主观性和局限性。

关键词:诗词 点将录 辨体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15)03-188-04

“诗词点将录”以《水浒传》一百零八将对应某一时期的诗词家,附有简短评语。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诗词批评方式,具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通常不进行科学论证,不求严谨。批评者往往自称是“游戏之作”。但由于是给一代诗词家排座次,所以尽管其排名只是一种个人观点,但诗词家们实际上还是比较关注这种批评的。《诗词点将录》出现以来,数百年间已有十余种诗词点将录,其渊源、体例、品评标准、形式特征和内在精神以及其诗学价值和不足之处都值得探讨。

一、“诗词点将录”的文体渊源

“点将录”源于《水浒传》故事。《水浒传》第七十回写道石碣上有天书文字,上有花名册,是一百零八个星辰名对应梁山泊一百零八将,其中三十六天罡星居上列,七十二地煞星居下列。每一个星辰名往往与相应对者的形貌、性格在群体中的地位等元素吻合。据笔者所见,最早的“点将录”是《东林点将录》,《明史》卷三零六《阉党传》载:“(王绍徽)仿民间《水浒传》,编东林一百八人为《点将录》,献之,令按名黜汰,以是益为忠贤所喜。”

“诗词点将录”出现较晚,清代舒位的《乾嘉诗坛点将录》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诗坛点将录。其后是近人汪辟疆的

《光宣诗坛点将录》,柳亚子、胡怀琛的《南社点将录》。又其后,钱仲联撰四本诗坛点将录,分别是《顺雍诗坛点将录》、《道咸诗坛点将录》、《近百年诗坛点将录》、《浣花诗坛点将录》。前三本是断代点将,第四种是按诗歌流派点将。当代学者冯永军著有《当代诗坛点将录》,香港有署名为“老兵”的《香港诗坛点将录(1954-1979)》。另外,还有词坛点将录,清人朱祖谋著有《清词坛点将录》,钱仲联有《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刘梦芙有《五四以来词坛点将录》等。

“诗词点将录”文体渊源远远早于《水浒传》,舒位在《乾嘉诗坛点将录》序言中说:“故登坛而选将才,亦修史而列人表”、“爰效东林姓氏之录,演为西江宗派之图。”“此则汝南之评,不遗孟德;元祐之籍,未列欧阳。”可见舒位作点将录的文体渊源意识很清晰:一是军事史上的选将传统,二是史书“列人表”传统,三是东汉后期汝南许劭等人的“月旦评”,四是宋代的《江西诗社宗派图》和“元祐党人碑”。“元祐党人碑”和东林党点将录同类,本来是“罪人名录”。叶德辉在给此书的序中说:“仿张为主客之图,句溯钟嵘诗品……夫魏阉点将,据以收拾东林;宣和盗魁,藉以讨平群寇。”此处又提及张为的《唐诗人主客图》、钟嵘的《诗品》和宣和盗魁谱。舒、叶二序所论,都明确指出“诗词点将录”的文体渊源。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二十世纪旧体诗词大事编年”(项目编号:14BZW094)

* 作者简介:彭敏哲,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275。

二、“诗词点将录”的体例流变

“诗词点将录”的体例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其共同之处在于都是按照《水浒传》花名册,一百零八将中每一将对应一位诗家。数百年间,在具体的写作形式和品评方法上,又有变化。

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有创体之功:先列诨号人名,诗人名下列有人物小传,开列字号、籍贯、官履等,正文以赞语形式品评其人。如“及时雨袁简斋”:

及时雨袁简斋

(枚,有小仓山房诗文集)

非仙非佛,笔札唇舌,其雨及时,不择地而施,或青泽之沾溉,或滂沱而怨渚。

舒录只列诨号和诗人姓名,不列《水浒》星名和好汉名。排列顺序和《水浒》多有不合。如第八位原著是“扑天雕”,舒《录》缺失;“双鞭”在原著中排在“双枪”之前,舒位调换了二者的顺序;“双枪”后本应接“小李广”,舒位将自己插在这里,名为“没羽箭舒铁云”。舒《录》在最末增加了“黄面佛”,这是《水浒传》没有的,他列此人用来对应精研佛学的彭绍升。此外,舒《录》列有“隐姓埋名头领四员”:金毛犬、白日鼠、九尾龟和鼓上蚤,但并未列出相对应的诗人姓名,这种罗列和原著中“军中走报机密步军头领四员”职位名称不同,而对原著中四员的诨号“铁叫子”、“鼓上蚤”、“金毛犬”、“白日鼠”也有所改动。舒位创设“一作”之例,即某位次配有二人,如“百胜将孙补山一作李鹤峰”、“天目将赵璞函一作张少华”,这一体例的创设增加了入录诗人数,所以《乾嘉诗坛点将录》共收入诗人152位。

舒《录》采用短小精炼的赞语对诗人诗作进行品评,有的赞语相当简短,如“病尉迟孙子潇”只有六字:“持一鞭,斗呼延。”少则五六字,多则数十字。从神行太保戴金溪开始,后面诸人只有小传,不设赞语。其品评内容,或及人物性情品行,或评论诗作,不拘一格。

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完善和规范了“诗词点将录”的体例,成为后人效仿的范本:头领座次、名称、星名诨号乃至所任山寨的职位等依《水浒传》一一罗列;每人名下的评语有论诗诗、赞、诗评、人物小传、杂记,后附有章士钊论诗绝句,和汪诗相互阐发。汪《录》跋语说明自己依循三种体例:一是“详征诸家逸闻逸篇附以笺记,如钱东涧《列朝诗集小传》、朱竹垞《静志居》、王德甫《蒲褐山房诗话》之例”,二是“更用瓶水斋旧录‘一作某’例,俾多备家数”;三是“又用瓶水斋旧例,间附赞语,或论人,或论诗,或论其比附之旨,随笔所至,不主故常,极见风趣”、“章士钊在渝时,从余索善本去,又就其师友及所知者,各为绝句若干首……正与余诗相发,遂亦出入。”例如:

天魁星及时雨宋江 陈三立

见一善,尝挂口。退而视之无所有。江湖上,归恐后。阅世高谈辟户牖。

撑肠万卷饥犹屡,脱手千诗老更醇。双井风流谁得似,西江一脉此薪传。

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修水人。右铭中丞子。光绪乙丑进士,官吏部主事,戊戌革职,任南浔铁路总办。民国二十七年卒,年八十六。有《散原精舍诗集、续集、别集、文集》。

[附]论近代诗家绝句 章士钊

形式上来说:汪的人物品评融入论诗诗、评点、杂记等多种传统诗学批评形式,格式整齐,体制规范。内容上来说:每人一赞,赞语多涉及诗人诗作特点,灵气纵横而富有理趣。汪《录》充实和完善了“诗词点将录”的体制,后人点将也常以其作为参考,可以说有“定体”之功。

钱仲联的《点将录》综合考量前人的体例,在前人基础上更加自由地变换体式:《道咸诗坛点将录》、《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主要采用诗评的形式,长短不一,多则数百字,少则几十字,评点其人其作,或对诗集整体进行评价,或选诗集中某一两首、或选某首诗中某一两句来进行点评,或引用他人的评价。偶间以“论诗诗”,有些诗人附有简要的生平介绍。例如:

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龚自珍

龚诗在胜朝,不囿旧天地。当时万马喑,风雷作生气。掉臂琉璃屏,晚参第一义。(《论近代诗四十首》)

经筵便笔自奇,回肠荡气此声希。砚池一勺研朱水,中有神龙破壁飞。(黄人《论诗》)

龚自珍是鸦片战争前夜之启蒙思想家,生活于充满黑暗、“万马齐喑”之道光年代,无愧为召唤“九州生气”之“风雷”。彼自云:“一事平生无齟齬,但开风气不为师。”(《己亥杂诗》)其诗笔乃横扫一世之彗星,光芒辐射,有意破除乾嘉诗坛“天教伪提领风花,一代人材有岁差”(《歌筵有乞书扇者》)

《顺康雍诗坛点将录》、《近百年词坛点将录》评赞更为简洁,或引他人评语,或述己意,内容涉及诗人生平、诗学成就、诗词风格等。如:

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吴伟业

嗣响长恨,赞佛清凉。圆圆一曲,压倒连昌。兰成萧瑟,劫阅兴亡。陈芳诗史,花开红桑。早清盟主,共推太仓。诗人殒在,吴岭梅香。

刘梦芙《五四以来词坛点将录》,没有赞语、论诗诗、小传等,只以评点的形式写成小短文,每位词人的说明有近千字的篇幅,对词人的生平、著作、词风渊源和艺术特色都有全面的点评。如:

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夏承焘(1900-1986)(以下引文有

删节)

“五四”以后词坛、公推夏翁瞿祥为一代词宗……《天风阁词前后编》存词四百五十余阙，渊深海阔，霞蔚云蒸，具稼轩之雄奇无其粗率，白石之清峭无其生硬，碧山之沈郁无其衰飒，复间有秦郎之婉秀，东坡、于湖之超逸，集诸家之美以臻大成。而爱国之忧洋溢于篇什间，殊见风骨之坚，性情之厚。……然夏词开拓新境，壮采奇情，词笔变化甚多，究非白石一家所能限也。

冯永军《当代诗坛点将录》综论二十世纪后半期的诗坛形式，其序云：“所下论语，或论诗，或论人，一家之言，故妄听之可也。”之前点将录入选人物都是诗坛词坛杰出人物，多为正面评价，而冯永军除选名流外，也录有恶评者，并以有恶称的人物对应，如郭沫若对应“地恶星没面目焦挺”，这显然有讽刺意味。冯的评语有时会说明对应理由，这一点与前人不同。如“地恶星没面目焦挺 郭沫若”：

此老填词“大快人心事，抖出四人都”，是何言哉？观其大跃进、文革间所写诗词，真有何面目见前贤、师友于地下。故拟之曰“没面目”。

又如评“及时雨宋江 钱仲联”：

余常见梦茗翁照片，此老身材五短，置身梦茗庵著述中，使人于著述等身之虚说，顿生形象之实感。所作诸点将录及诗话、论文，包罗万象，古今诗人皆在品评之列。呼群保义，及时之雨，矮宋江非此莫属。

点明对应因素，令读者更容易理解作者意图。

纵观前列诸录，按《水浒传》花名册“选诗人、排次序、定身份”是诗词点将录的基本体例，而品评的形式和内容，则由点将者自由拟定。

三、“诗词点将录”的人物对应方式

以人比人是一种常见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如袁昂《古今书评》：“王右军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敖器之《诗评》：“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但是《点将录》的批评意义不止于类比，更在于排序。如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以陈三立、郑孝胥为天魁星、天罡星，这是以其人其诗在当时诗坛的地位和影响来评定的。

然而所有《点将录》其实都不可能科学准确地给一代诗词家排出个令多数人信服的序次。因此，各种《点将录》的比拟和排序就难免标准混乱，序次随意。比如汪《录》：黄信比黄节，刘唐之比刘裴村，林冲比林旭，这是根据姓氏。李瑞清对应道士公孙胜，是因为他在清亡之后服道士服，自号清道人。宝廷对应柴进，因二者都是宗室后裔；安道全比王乃徽，因为都是医生。朱富比张宗扬，因为都是仆人。用美髯公朱全比梁鼎芬，用白面郎君郑天寿比翩翩公子吴用威，是

以貌相比。用呼延灼比张之洞，是因为二人位极人臣，统帅一方。用程颂藩、程颂万对应解珍、解宝，是因为兄弟关系。

纵观各种点将录，其对应方式复杂多样，随心所欲，基本没有较一致的标准，只取一点相似，便可对应。

但在推举“头领”的问题上，各种《点将录》都是慎重斟酌的。传统诗学著作如《诗品》、《唐诗人主客图》、《江西诗社宗派图》等，皆重视一时之领袖，《点将录》亦然。如舒位以袁枚为及时雨，汪辟疆以陈三立、郑孝胥为“诗坛都头领”。

钱仲联对汪《录》有异议：

以宋诗派之同光体作者陈三立、郑孝胥为都头领，而置光宣时代诗坛主流之诗界革命诸巨子于附庸，此其观点之陈旧、倒退可知。

因而他的《近百年诗坛点将录》推黄遵宪、丘逢甲为诗坛都头领，把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置于领袖地位。

其后诸录，又有“旧头领”和“都头领”之说，如刘梦芙《“五四”以来词坛点将录》拟朱祖谋为“五四”以后词坛“旧头领”，因其对陈匪石、刘永济、夏承焘、龙沐勋等“都头领”影响颇深，民国词人多奉疆村词为圭臬。冯永军《当代诗坛点将录》拟陈衍为旧头领，因其对当代旧体诗人钱仲联、钱钟书、冯振、夏承焘、朱大可、徐天凤等“都头领”有较大影响。“旧头领”和“都头领”的拟定，体现出点将录作者对诗词流派发展的认识。

四、“诗词点将录”的文体价值

点将录的作者一般都自称“游戏兴到之作”。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不署自己的姓名，也不收入本集^[1]。汪辟疆在自序中称点将录为“前人视为游戏兴到之作”。陈散原称《光宣诗坛点将录》是“兴到戏笔”^[2]。最近的点将者冯永军也在《当代诗坛点将录序》中称：“然一时技痒，喉中之梗，不吐不快，乃东施效颦，做此《当代诗坛点将录》。”点将者或者并未将“诗词点将录”作为是诗学批评著述，但它又确实是一种批评文体，钱仲联说：

没有深厚的诗词写作和诗学研究功夫，没有对文坛形势的准确把握，就必然会评次失当，贻笑大方。点什么样将，如何各得其所，不是不假思索可以信手拈来的。

并认为点将录是“借说部狡狴之笔，为记室评品之文”。

“诗词点将录”有重要的历史和诗学价值。舒《录》序云：“笔阵千人，必谋元帅，诗城五字，厥有偏师。故登坛而选将才，亦修史而列人表。”叶德辉赞其“将以远稽乾嘉文治之根本，诸君子声气之应求。”汪《录》自序云：“倘亦观世运，征文苑者所不能废愆？”作者虽然声称点将录是“兴到戏笔”，但实际却是很认真的。

其一，史料价值，“能使读者于百世之下，想象其生平”

(叶德辉《重刻足本诗坛点将录叙》)、“可备一代艺林掌故”(汪辟疆《铁棒栾廷玉赞》)。如冯《录》中载潘伯鹰之事:

曹聚仁文曾载,当时诗人有以诗集曾潘伯鹰者,潘不过以之擦拭毛笔而已,此亦其狂态也。

文人掌故在“诗词点将录”中俯拾皆是,给世人及后人了解和研究提供了线索。

其二,品评次第。“诗词点将录”扼要地勾勒了一代诗坛的诗人分布情况,基本覆盖了此一时期的主要作者,并加以甄别品评排序,给后世研究者提供重要的诗学信息。从某种程度上说,“诗词点将录”已具有诗(词)史的意味。钱仲联说:

诗坛和词坛点将录虽是游戏之笔,但却有一条重要的游戏规则,就是诗坛、词坛作整体安排,使读者可从有机联系的系统中,管窥当时的诗坛(词坛)活动现象。

“诗词点将录”以水浒人物序列为基准构建了一个诗人系统,这不同于只针对单个诗人的批评,其中隐含着一些比较性的、关联性的、系统性的诗学意蕴。

其三,“诗词点将录”中对诗人诗作丰富冷隽的品评、独具眼光的摘句,体现了点将者的诗学观念和修养,为后人研究提供了最接近当时的、具有一定权威性的参考。

诗词点将录的不足之处也很明显。“游戏之作”既是一种自谦,也是一种宣示——强调其主观随意性,不追求客观性和严谨性。如果所点评之人尚在世,则其座次和评语就更难客观公允。其评语通常是即兴式的,往往三言两语,兴到笔至,不追求严谨的逻辑性。其座次排列标准也不一致。刘永翔《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序》指出其三点缺陷:“拟于不伦”、“拟之道非一”、“持门户之见,快恩仇之报,褒贬随心”。

黄坤尧曾撰《当代诗坛点将录述评》一文,对《当代诗坛点将录》的遴选标准、座次排列、批语评论进行了点评,指出其中许多问题。黄云:“构成完整的诗人系列,检视一代诗坛的精英,表现评点者的审美风尚,自是诗坛佳话。”但“有时附会过多,也会令人摸不着头脑的。”

参考文献:

[1]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84年3月。

[2] 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长沙叶德辉刊本》光绪丁未九年。

[3] 叶德辉:《重刊诗坛点将录序》,《长沙叶德辉刊本》光绪丁未九年。

[4] 汪辟疆著:张亚权编撰,《汪辟疆诗学论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 汪辟疆撰:王培军笺证,《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华书局2008年版。

[6] 钱仲联:《当代学者自选文库 钱仲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7] 钱仲联:《顺康雍诗坛点将录》,苏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8] 刘梦芙:《五四以来词坛点将录》,蒋寅、张伯伟主编,中国诗学第十辑。

[9] 冯永军:《当代诗坛点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0]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

[11] 敖陶孙撰、程兆胤录:《书评》,出自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12月,第1页。

[12] 陈衍:《石遗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 钱仲联:《钱仲联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4] 黄坤尧:《当代诗坛点将录述评》,《传统诗词与当代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华诗教学会第二届年会会议论文集》2012年版。

注释:

[1] 据王汝玉《梵麓山房笔记》卷六:“舒铁云仿《东林点将录》为《诗坛点将录》,因游戏之笔,未免略肆雌黄,故未明著姓氏。”(《己卯丛编》本)

[2] 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定本跋》:“散原复阅一过,极感兴趣。乃从首至终,逐人审定,并云:‘吾所识同时诗人,应有尽有,评语亦有分际,视瓶水斋主人审谛,虽为兴到戏笔,实足以备一时之诗坛掌故。’”

责任编辑:禹兰